

我的 刑警往事

My Criminal Police Career

朱孝才 / 著

重庆出版社

铁血丹心
生死豪情
壮怀激烈
峰回路转
这是一个普通刑警
艰难历程，历经磨
三十年生活战斗的
砺痴心不改，无怨
无悔的人生抉择！



我的 刑警往事

朱孝才 /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刑警往事 / 朱孝才著. —重庆 : 重庆出版社 ,
2017.4

ISBN 978-7-229-12313-0

I . ①我… II . ①朱…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13581 号

我的刑警往事

WO DE XINGJING WANGSHI
朱孝才 著

责任编辑: 别必亮 吴昊

责任校对: 何建云

装帧设计: 彭平欣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 162 号 1 檐 邮政编码: 400061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社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重庆俊蒲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15206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90mm×1240mm 1/32 印张: 14.875 字数: 330 千

2017 年 4 月第 1 版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29-12313-0

定价: 2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152067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生活底色 人性深度

——序《我的刑警往事》

陈 川

最初接触到的《我的刑警往事》，还是一部未完成的书稿。文本虽显杂乱，但独特的视角、扎实的叙事功底和对生活的艺术感悟，让我怦然心动，意识到这将是一部有分量的作品。一看作品署名，却陌生得很，便让同事联系上作者朱孝才，开始关注这部作品的写作。过了数月，作品的初稿发到了我的邮箱。读完之后，感觉正如我所期望的那样，有生活、有情怀、有深度，绝非泛泛之作。恰好孝才从万州来渝公干，顺便到我办公室作了些交流。后来又征询了本埠数位作家和资深编辑的意见，几经修改，现终将付梓。孝才要我写点什么置于卷首，我自己也觉得有话可说，便应允下来。

一部作品的优劣，不完全在于题材是否独特，更在于作者如何去把握和处理。《我的刑警往事》取材于作者的亲身经历，一起起案件本来就山重水复、波诡云谲，如果按照悬疑故事的模式叙写，自然不乏读者，甚至还可能行销于世。但作者没有停留在故事的层面，没有为题材本身所具备的离奇惊险所迷惑，而是努力探寻故事背后的意蕴，烛照人性的幽微。因此，丰赡而厚重便成为《我的刑警往事》有别于一般侦破故事的显著特点。在这部作品中，不论是描写警察，还是他们的对手，无不着力于刻画人物个性，表现人物感情，展现人性的复杂与诡异。

我国自古有性本善、性本恶之争，而西方基督教文化似乎更倾向于后者，所以才有原罪之说。但在《我的刑警往事》里，善恶并非泾渭分

我的刑警往事

明，往往相互纠缠，此消彼长，人物形象因而丰满真实。作品主要表现了两类对立的特殊人群——警察和罪犯，在普通人眼里，他们的生活同样充满了戏剧性和神秘感。他们针锋相对，势不两立，其实同为有血有肉有感情的生命个体，本质上并无区别，只是在动物性和社会性之间摆动的幅度各不相同而已。一些罪犯尽管心狠手辣令人憎恶，但不乏讲义气重然诺的品质，有时甚至不经意间流露出天真与和善，犹如闪电乍现，照亮了阴暗心底里的一抹暖色。本书成功地塑造了一组当代人民警察的群像，他们有责任有担当，用忠诚和智慧守护着老百姓的安宁。作品没有把他们拔高为不食人间烟火的“英雄”，脱下警服也与常人无异，同样具有七情六欲。当面对死亡的威胁，有的也表现出恐惧和软弱，在舍生取义和苟且偷生之间作出艰难抉择；谁也不是金刚不坏之身，虚荣、贪欲之类的人性弱点同样蛰伏在他们体内，不时蠢动。就是警犬海啸和黑儿，其品性也是蚩妍并存。黑儿因血统不纯被另眼相看，便从小养成阴郁、隐忍、凶狠的性格，可神勇异常，读来让人喟叹不已；而海啸成名后的骄矜神态，岂不也是人类的写照，一笑之后不免陷入沉思？我欣赏作者的勇气，敢于把人性的本相赤裸裸地呈现给读者，不管崇高也罢，丑陋也罢，直抵人性深处。真实就是力量！作品的厚重便源自于此。当然，作者必然有自己的善恶标准，也必然要作出自己的道德评判。他没有失语，而是将这种评判蕴含在故事和人物之中，一股浩然正气始终在作品中激荡。

在我看来，《我的刑警往事》是带自传性和纪实性的文学作品，作者阅历的丰富成就了这部作品的丰富。毫无疑问，作者应该感谢生活的赐予。作品中的不少细节鲜活独特，有的甚至惊心动魄，是一个作家坐在书斋搜索枯肠也无法想到的。读罢作品，作者超群的记忆力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不由得心生羡慕和钦佩。这是作家天赋的一种表现，如烟往

事并未随风飘逝，有文学价值的形象、细节在头脑里如石刻般清晰，一旦需要，随时可以在文字中复活。当然，作家还应该是生活中的有心人，善于用文学的眼光观察生活，用悲悯的情怀感受生活，用绚烂之笔描绘生活。孝才便是如此，别人视而不见或者一笑了之的一句话、一个眼神、一个细小的动作，或许都成为他珍贵的写作资源，成为他作品中的重要构件。我们今天能读到这部形象生动而且充满汗味和烟酒气息的力作，理所当然要感谢作者对待生活用心用情的态度以及艺术地把握生活的能力。

作品以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记录了作者的从警生涯，从步入警校到最后一次破案，时间跨度三十余年。如果事无巨细一一道来，恐怕谁也无法卒读。现在我们读到的作品之所以引人入胜，就是因为用材有取舍，着墨有轻重。“我”贯穿作品始终，既是叙述者，又是主人公。“我”注目何处，必然经过审慎筛选，表现了作者的审美趣味和艺术追求；所讲述的故事，想必都曾经震荡过作者心灵，引发过作者深思。唯其如此，才有可能获得读者的青睐与共鸣。

可以说，《我的刑警往事》是一部好读耐读的作品，除了内容的丰厚和情感的充沛之外，还应归功于作品叙述语言的精当。老实说，最初对这部尚未完成的作品充满期待，就是作者的语言功力让我感觉到他极有可能将故事讲得精彩。孝才显然深受古典文学的熏陶，文字简洁，叙述明白晓畅，表达到位，写人状物往往寥寥数笔便形象立现，深得传统白描手法的精髓。具备了这样的文字功底，只要视野打开，相信孝才还会有更好的作品奉献给读者。仅就这部作品而言，囿于真实经历，加之对自己的成长过程特别珍视，有的段落略嫌冗长，影响了整体结构。我不禁要想，如果抛开真实事件的局限而发挥想象写作虚构作品，孝才笔下的世界又将是一幅怎样的景象？

是为序。

回忆就像洋葱
每剥掉一层
都会露出一些
早已忘却的事情
层层剥落间泪湿衣襟

——[德]君特·格拉斯

目 录

1/ 生活底色 人性深度 ——序《我的刑警往事》/ 陈川

1/ 引子：有关荣誉的对话

19/ 第一章	红卫山上红旗飘
	蜿蜒上山路 21
	少年壮志不言愁 31
	转山 46
	终将离开的红卫山 54
61/ 第二章	沙河子光阴
	万县的乡野 63
	刑警队的老板凳们 79
	我的 1983 89
	青涩 101
115/ 第三章	从“狗公馆”到公安处大院
	成都西门外的“狗公馆” 117
	公安处大院 131
	海啸和黑儿 140
	大巴山：我的激情我的爱 154

177/ 第四章 3120: 哥子、硬角儿、远方的云

3120 的哥子们 179

硬角儿 218

天涯追捕 239

269/ 第五章 凌乱 1997

沙市四码头 271

雪苞山上一棵草 287

风中红叶 316

337/ 第六章 黄水“1·17”: 伤心之地的无望追踪

剑门关外 339

“2·10”: 集团冲锋 363

无望冲刺 383

413/ 第七章 冬至深寒: 道别总艰难

463/ 向少年英雄的我学习致敬 (代后记)

引子：有关荣誉的对话

离别二十年后，我第一次重返红卫山。

2001年夏天一个闷热的下午，广东佛山一座戒备森严的山庄里，公安部刑侦局召集四川、广东、重庆等六省市刑侦部门的各路精英，闭门研究追捕公安部A级通缉犯成瑞龙的行动方案。成瑞龙有“杀人狂魔”之称，流窜西南六省市，杀伤警民多人，屡次逃脱抓捕，为此，六地警方伤透了脑筋。

会开到中途，四川省厅刑侦处一位同志赶到我身后，要我借一步说话。原来，最高人民法院的死刑复核已经下达，曾经横跨川渝两省市疯狂作案的系列抢劫强奸杀人犯燕小七将在四川省的柳水县执行枪决。死刑命令下达前，燕小七向原审法院的主审法官提出要求，希望执行死刑前亲眼见见我本人。法院疑心燕小七还有什么重大余罪或者检举，便向柳水警方通报了这个情况。燕小七是万县人，在万县也有数起大案在身。和成瑞龙一样，燕小七有很高的反侦查技巧，川渝两地警察对他有长达近八年的追捕，我曾几次到柳水追捕过他。作为隐形对手，虽未曾谋面，却早已是神交已久。

“也奇了怪了！这家伙为啥单单要见我呢？”

凌晨两点，一架庞大的空客A320挟带着呼啸的气流和轻微的颠簸轰鸣着降落在成都双流国际机场的跑道上，飞机缓缓滑行，脚尖真切地感觉到脚踏实地了，我心里还犯着嘀咕。四川正下着暴雨，省高院派来的一辆三菱越野车大开车灯，雪白的灯柱刺破密匝

我和刑警往事

匝的雨幕沿成渝高速快速驶向柳水县城，车轮碾过积水哗哗作响，炫目的光带刺得我眼睛生疼。

五点不到，柳水县看守所到了。穿过一道道岗哨和铁门我被带到一间空荡荡的办公室，屋里早有几个法警和法官正有搭无搭地说着闲话。见我进门，两个看守把我径直带到隔壁一间囚室。囚室里潮气齁人，燕小七穿一身崭新的对襟短衫端坐在一把铁椅上，一个犯人蹲在地上正往他脚上使劲套一双青布圆口布鞋；一碗鸡蛋面搁在燕小七面前，像是扒了几口，早已没了热气。有人拖了把椅子放到燕小七对面差不多一米开外的地方，其余人便离开屋子，只留下一个看守和一个法官退到门边。燕小七一直盯着脚上的布鞋，试着蹬了蹬，脚镣便哗哗响了起来。我把椅子往前移了移，借挪椅子的声音提醒他我到了。果然，燕小七抬起头，煞白的脸掠过一丝笑意，只一咧嘴，就露出缺了几颗门牙的一眼黑洞来。我看向身后的法官，掏出一支烟点燃后塞到了燕小七的嘴里。燕小七贪婪地吸了两口，然后微微仰头任由烟雾一缕缕往他同样如黑洞般的鼻孔里钻。

“燕小七！你这出刀下留人的把戏，非要我做配角么？”我自个儿点上一支烟，微微含嘲道。

“嘿嘿！那倒不是。”燕小七邪性一笑，然后用舌头轻轻一顶，烟嘴倏地滑到一边的嘴角上了。他往前探了探身子说，“我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只当我们也该见见面好了！想给我说件事，想来你会感兴趣……因为柳水的警察、法官不热心！”

“呃！”我沉吟一声猜出了几分，却做一副并不感兴趣的样子，懒洋洋道，“说吧！时辰不多！”

燕小七停顿片刻，嘴角依然挂着那丝邪性的笑容。

“那年随你到清水来的那个警察不是车祸死的！”燕小七吐掉烟头，撇撇嘴说。兴许是见我并没感到太惊讶，燕小七咧嘴一笑，嘟囔道，“你也没兴趣么？倒也是，谁会在乎一个小警察的死呢？他好歹还是捞了个因公死亡……”

果不其然！燕小七要说的正是这事。我直勾勾打量着燕小七，直到看到他脸上有一丝愧疚才问。

“说说看！他是不是牺牲在你手里的？”

“是的！”燕小七咽了口口水，重重地点点头。

七年前，我随一个川渝联合追捕组到柳水县抓捕燕小七。有线报说，燕小七化名“黄崩牙”在柳水县的关门岭一带给一些黑矿老板当杀手，手里有枪有炸药。追捕组里有竹溪县来的刑警殷勇。殷勇刚从警校毕业分到刑警大队做侦查员，说话做事斯斯文文，见着我这个大师兄也是毕恭毕敬的。我对殷勇的印象很深，原因是他也有过一条和我一样的不寻常的从警路。他父亲早年是区里的公安特派员，受他父亲影响才到警校读书的。他的母亲是中学美术老师，母亲一心是想让儿子读美院。殷勇打小跟母亲学习画画，进警校后无师自通学了一手由别人口述模拟画像的独门绝技，由于功底扎实，实战应用中竟能八九不离十。联合追捕组到柳水开展的第一项工作就是秘密到关门岭找几个见过这个黄崩牙的人，由殷勇模拟画出画像让受害人辨认，一经确认便迅速组织人马进山抓捕。燕小七十来岁离家出走，从此杳无音讯，我们手里只有一张他八九岁时的黑白照，模糊得不行。最大的特征是满口的龅牙，也正是这满口龅

我的刑警往事

牙让川渝两地的刑警最后下决心锁定了燕小七。关门岭在柳水县的襄河地界，沟大谷深，生人进去很容易让人起疑心，柳水警方只派了襄河派出所的副所长齐云带殷勇开了辆民用牌照车辆进山开展工作。齐云是警校治安专业毕业的，见习当年因为抗洪抢险表现特别突出罕见地立了二等功，名字被早早镌刻到了警校红卫山的英模墙上，他也是关门岭本地人，毕业后一直在襄河工作，进出关门岭不会让人太疑心。两人进关门岭后的第二天深夜，齐云伤痕累累让人抬回城里送医院抢救，从他断断续续的描述中得知：两人在关门岭找到了两个目击者，殷勇画好模拟像后沿山路原路返回车里。殷勇刚发动汽车，燕小七陡然出现在前方。狭路相逢，两人手无寸铁，燕小七手里却有一支仿五四式手枪。是时，尚未上车的齐云奋不顾身扑上去徒手和燕小七搏斗，扭打中一起跌落到几十米的沟谷里……柳水警方迅速调集大批警力冒雨进山搜索。天亮时分，搜索队伍在关门岭一处深谷发现了殷勇驾驶的那辆民用牌照车辆被完全烧毁，残骸中找到了差不多烧成炭块的殷勇……燕小七再次逃脱……齐云又一次成了英雄，而殷勇则可能是临阵脱逃车毁人亡。事后，警方一度疑窦丛生，我也曾到关门岭实地踏看了现场，终究没找出什么疑点也始终没想到怀疑齐云的说法。殷勇的遗体照他父亲的要求被就地火化，骨灰寄存在柳水公墓。明眼人一看便知道，老人家无法相信也无法接受这样一个结果。竹溪警方倒很爽快，决定按因公死亡让老头儿和他孙子享受应该有的优抚。倔强的老头儿却一口回绝，坚持要等殷勇的死真相大白了再谈这事。追捕再次失败，我在柳水的工作很快结束。我一直捱到殷勇火化那天才离开柳水，到

殡仪馆送他最后一程。多年后我还清楚地记得那天的情景：步出吊唁厅，一边走出竹溪县来的十来个丧家，一个个悲悲戚戚的。头里一个小男孩儿，头上系了长长的白色孝帕，鼻涕拖得老长老长，手里捧着殷勇的遗像，歪歪扭扭走着。旁边一个瘦巴巴的老头用手捏着小男孩儿肩膀上的衣服，像是怕他跌倒一样。老头穿着没了领章的上白下蓝旧警服，略显浑浊的眼睛平静地望着前方。微风吹动他一头白发，凌乱而颤动着。老少两个的眼神都酷肖殷勇，该是殷勇的儿子和“老特派”了。后来断断续续得到的消息是，“老特派”带着孙子留在了柳水。老头儿在公墓附近的小学做了个不领工资的看门人，隔三岔五到柳水县局走走。从不追问案子进展，只到伙房讨口水喝。喝完扭头就走……

“好吧！说说你的版本。”我重又递了根烟给燕小七，耐着性子问。

“很简单！齐云对你们撒了谎！那个警察才是个不怕死的角色……”燕小七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说，“那天我从襄河一个‘花子’家出来往关门岭走，我喝了点酒，带了把‘黑星’，还有四发子弹。走着走着，劈头撞上了齐云和那个警察。那个警察显然先认出了我，他只愣了一下便朝我扑了过来……在他扑倒我的刹那间我抽出枪朝他肚子开了一枪……那警察麻袋一样压在我身上一动不动了。我好不容易推开那警察，举起枪要对付那个齐云……齐云当时坐在车里，傻傻的没半点动弹，任凭我的枪顶着他的脑袋……”

“啥？！你是说齐云在车里压根儿没做任何反应么？”我几乎是愠怒道。我相信这愤怒一半来自眼前这个燕小七蔑视和嘲讽的口吻，

我的刑警往事

一半来自对齐云贪生怕死的震惊。我的愠怒引得囚室里的看守和法官往这边靠了过来，也让我自己镇静了下来。门外已经有了更大的躁动声和警笛声，燕小七的日子不多了。我强压一下怒火，闷声问：“你为啥没开枪？”

“对一个吓坏了的人开枪？那不是我的风格！其实我想开也开不了，因为枪卡壳了！”燕小七又笑了起来。他的笑近乎是残忍的也是歇斯底里的，因为这时候几个武警拿着绳子进了囚室，有看守手里拿着脚镣和手铐的钥匙。时间不在我这边了，我得抓紧。我起身探过头，几乎是逼视着问道：“你凭啥证明你说的话是真的？！”

“哈哈哈哈！我没有证明！唯一能证明的不是你们这些警察的狗屁良心和勇气么？审讯时我向柳水警察招了供，承认我杀了那个警察，他们为啥不追究姓齐的责任？为啥不深问我为什么没杀那姓齐的？因为他们在乎的是他们的狗屁荣誉！抓了我杀了我你们警察就有得吹！不能因为另一个警察的贪生怕死给毁了……实际上你们这些警察包括你姓朱的狗屁都不是！老子至少还不怕死，敢作敢为！脑壳砍了碗口大个疤！二十年后又是条好汉……”燕小七让两个戴了墨镜口罩的高大武警一左一右架着站了起来，一个法警麻利地给他脖子上套上了锁喉绳，他一边配合一边狞笑着反诘我。他的声音因为身体的扭曲变得沙哑变形，进而狂躁和狰狞，说的话也是毫无章法的了。一个法官过来拍拍我肩膀，略显不耐烦地低声道：“算了算了！这种人，死到临头找话犯的，跟他较啥劲？他给你说的话给我们也都说过……齐云一口咬定，死无对证了！”

我怔了怔。就这点工夫，燕小七两脚不点地地让武警架出门去

了。我还在愣神，一个脸上长了几颗麻子的看守过来示意我可以走了。走到门边，那个麻脸看守拍拍我肩膀，宽慰我一般说：“这个死猫脑壳，存心怄你气的！齐云应该撒了谎，我们都心知肚明……害你跑了趟冤枉路。”

“这个齐云现在在哪里？”我喃喃问道。

“齐云么？早不是啥英雄了！”麻脸看守撇撇嘴再望望我，不屑道，“人家现在可是柳水警察的No.1！警察中的大款，大款中的警察了！高速公路指挥部能找到他！”

新川黔高速公路从柳水市拦腰穿过，是国家投资的重点工程。为了圆柳水人高速梦，上上下下都很重视。县里成立了高速公路重点工程指挥部，指挥部又设立了保卫部，齐云在保卫部S段保卫组做驻场民警。我租了辆现代车，沿着工程车碾出的巨大辙印和源源不断的指示牌，找到S段不是件难事。

保卫组租住在一家外墙贴了瓷砖的农家小院，院子里空无一人。听得楼上一间屋子有响动，我便循着声音上去。屋子里家用电器一应俱全，几个人围了台电脑聚精会神玩着一种飙车游戏。玩家是个三级警督。有人问啥事，我说找齐云。问话的人便去拍了拍玩着游戏的一个人，原来他就是齐云。三十来岁，白白净净眉眼秀气，只牙齿因茶垢烟垢而发黄。齐云刚起身，还没离开桌子便很快有两个屁股同时挤到了凳子上。

到隔壁，屋里充斥着浓烈的烟酒味，四壁贴满了各种游戏和越野车的招贴画。齐云在饮水机上接了杯水自己喝了，问：“为殷勇的

我的刑警往事

事么？”我愣了愣，认真点点头说：“是的！我们就这儿谈谈好么？”“这点屁事儿，边走边谈。”齐云嘟囔着脱警服，一副懒得商量的样子。齐云很快换好便衣，却是套怪里怪气的外国迷彩服，左臂上绣了美国国旗。见我盯着看，齐云指着美国国旗说：“现役美国海军陆战队军服，绝对正宗，我花三千块托人买的。”又问：“你一个人来的？”我嗯了下。

“你倒撇脱。”齐云继续嘟囔。他往嘴里塞了两块绿箭口香糖吧唧吧唧嚼着，随手抓了双皮手套，啪啪一拍道：“我们走。”下了楼，齐云看看我那辆现代，撇撇嘴说：“你那是婆娘开的，上我的车吧。”

我揶揄一笑。想这小子倒是个爽快人，不知说到正题还爽快不？思忖间附近响起一阵剧烈的轰鸣，随即，一辆宽大怪异的越野车猛地蹿了出来，号叫着停在我面前。我吓了一跳，犹豫着上了车。“哪找的这么台怪物？”我打量下齐云，问。“找山西一个煤炭老板买的。”齐云拍拍方向盘，说：“美国的悍马H2，可惜是民用版。”我释然，说：“呃！美国大兵就是坐着它，世界各地横冲直撞是吗？”“你不喜欢美国人？”齐云从仪表盘下摸出一盒“万宝路”，单手弹了根递给我，问。我推开万宝路，掏出自己的烟，说：“我喜欢好莱坞大片，尤其是二战片、西部片和越战片，美国人的好印象仅此而已。”

齐云自己叼了根万宝路，摸出个“ZIPPO”打火机，砰儿地弹开，点上火随手扔到仪表盘上。一轰油门，悍马车猛地向前一蹿，向满是泥浆、坑凹不平的施工区飞驰而去。齐云的人缘看上去不